

審美烏托邦： 溫克爾曼的文化意義

• 張海平

或許，今天我們已很難理解，像〈拉奧孔〉這樣一座風格怪誕的雕像何以在德國文化史上贏得了那麼多人的青睞？從溫克爾曼開始，萊辛、赫爾德、歌德、席勒、波因斯、黑格爾、施萊格爾、諸瓦利斯、叔本華都對它發表過自己的見解。把這些見解作一個理論上的梳理，將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課題。

對於溫克爾曼來說，他是想通過〈拉奧孔〉為掙扎於黑暗現實中的德國人民，編造一個希臘的審美烏托邦。這個烏托邦的主角就是「高貴、靜穆的希臘英雄」。雖然在此之前，通過文藝復興，希臘古文化在歐洲大陸已廣為人知，但正是溫克爾曼，幫助封閉、落後的德國人打開了古代的窗口，發現了希臘的魅力。有人把這段歷史稱為「德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其實，這仍然是「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着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①有感於德國現實的黑暗和法國宮廷文化的侵襲，溫克爾曼把希臘藝術拿來作為建立德國民族文化的榜樣和對付法國貴族文

化的解毒劑。在他的心目中，希臘藝術是人類所創造的不可逾越的、最高的美的典範。他不僅是這種文化的狂熱崇拜者，而且恨不得就成為這群幸福的人中的一員。他閱讀、寫作，實地考察，發表評論，試圖把自己置身於古希臘社會和古代文化的氛圍之中。他力圖在自己的眼前重現柏拉圖弟子們的聚會，坐在上演索福克勒斯悲劇的露天劇場之中。在為他帶來巨大聲譽的《古代藝術史》中，溫克爾曼寫道：「我想像自己參加了奧林匹克的競技會，看到了青年英雄們的雕像，載着勝利者的兩套或四套青銅馬車，以及許許多多的藝術奇蹟。是的，我的思緒在想像中不斷深化，以至我把自己與這些勇士們相對照，覺得絲毫不比他們遜色。」^②由於有了這種設身處地的感受，就使得他的文章飽蘸情感，妙筆生花。他對阿波羅雕像、阿克琉斯裸體雕像以及對拉奧孔雕像的細緻描寫，是一曲神聖的人性讚美歌^③。這在當時可與深受歡迎的詩人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相媲美。溫克爾曼深情地凝視着這些雕像，他寫道^④：

有感於德國現實的黑暗和法國宮廷文化的侵襲，溫克爾曼把希臘藝術拿來作為建立德國民族文化的榜樣和對付法國貴族文化的解毒劑。

希臘傑作有一種普遍和主要的特點，這便是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正如海水表面波濤洶湧，但深處總是靜止一樣，希臘藝術家所塑造的形象，在一切劇烈情感中都表現出一種偉大和平衡的心靈。

很明顯，這一著名命題具有道德與美學的雙重含義。「高貴」(edel)，指的是像拉奧孔這樣的英雄即使在痛苦的時候也保持着恬淡、剛毅的神情。在這裏，他看到了堅毅、不可動搖的人的偉大，正是這些在內心裏英勇地戰勝了世界的磨難。「單純」(Einfalt)，這既是美學的規定，又是道德的規定。在溫克爾曼看來，希臘藝術是一切藝術的本源。作為最偉大的經典作品，它沒有一切多餘的裝飾和贅物，人物總是赤裸的或接近赤裸的。他們脫掉的不僅僅是衣服，而是一切偶然的性格和生活，所有稍縱即逝、瞬息萬變的激情、衝勁在這裏都不存在。這裏所展現的只是永恒的、普遍的、理想的人性。這就是溫克爾曼認為美與表現(Ausdruck)水火不相容的原因。雖然他對具體的文藝創作甚麼也沒有說，但我們只要看一看大衛和安格爾的繪畫，就可以了解他標舉的這種風格是如何深深影響了以後的藝術創作了。

「靜穆」(still)，針對着巴洛克和羅珂珂誇張、飛動、怪誕的風格，溫克爾曼提出了這一標準。在他看來，藝術品的價值，不在於情感的發作，而在於情感的凝煉。不是火山的爆發，倒是海底的寧靜與安詳應該成為藝術美的極致(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抨擊了被人稱為「多面手」的巴洛克雕塑大師貝尼尼)。最近，也有的學者指出，「靜穆」這個概念在溫克爾曼

那裏還具有濃重的宗教色彩。因為十六、十七世紀的德國神秘主義者已經把冥冥之中的上帝想像為是「靜穆」的了^⑤。「偉大」(Grosse)，強調的是古希臘英雄超出常人的道德精神，這種堅強的意志力量，將心胸裏洶湧的情感的風浪、意欲的波濤統攝進寧靜和雅的天地。它表達了溫克爾曼的人道主義理想，即人性完滿和自足。這一理想直接影響了後期的赫爾德和古典期的歌德。(誰讀過歌德的《意大利旅行記》，誰就會知道歌德是怎樣在羅馬慶祝他的靈魂再生的。南遊歸來後，他從一個民族的作家蛻變為世界的作家了。)

很明顯，溫克爾曼的美的理想與古希臘的美的理想有某種共通之處。在古希臘人的眼中，宇宙是無盡的生命，豐富的動力，但它同時也是嚴整的秩序，圓滿的和諧。人生若欲完成自己，達於至善與不朽，實現他的人格，就應該以宇宙中的秩序與和諧求得生活中的秩序與和諧。如何通過這條「美」的道路呢？這在柏拉圖是感性願欲的不斷昇華與生成(become)，在亞里士多德就是「執中」、「中庸」。這「中庸」不是泯滅物我的死寂，這「執中」不是依違兩可的苟且，而是一種不偏不倚的毅力，綜合的意志，力求取法乎上、圓滿地實現個性中的一切而得和諧。對中西文化都有很深體悟的宗白華老人曾指出：「這種剛健清明的美是亞里士多德的美的理想。美是豐富的生命在和諧的形式中。美的人生是極強烈的情操在更強毅的善的意志統率之下。在和諧的秩序裏面是極度的緊張，回旋着力量，滿而不溢。」^⑥

溫克爾曼選擇拉奧孔這組雕像作為最能表現其美學理想的例證，可能

在古希臘人的眼中，宇宙是無盡的生命，豐富的動力，但它同時也是嚴整的秩序，圓滿的和諧。人生若欲完成自己，達於至善與不朽，實現他的人格，就應該以宇宙中的秩序與和諧求得生活中的秩序與和諧。

Johann Winckelmanns,
Präsidentens der Alterthümer zu Rom, und Scrittore der Vaticanischen Bibliothek,
Mitglieds der Königl. Englischen Societät der Alterthümer zu London, der Maleracademie
von St. Luca zu Rom, und der Petrurischen zu Cortona,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

Erster Theil.



Mit Königl. Pohlnisch. und Churfürstl. Sächs. allergnädigsten Privilegio.

Dresden, 1764.

In der Waltherschen Hof-Buchhandlung.

還出於這樣一個聰明的考慮：如果這樣一種典型的巴洛克風格的暴力體裁尚能保持節制、平靜和高貴的話，那麼別的體裁還在話下嗎？這自然又是針對着當時在德國佔統治地位的法國宮廷文化而言的。在溫克爾曼和德國中產階級看來，浮誇、享樂、放縱的巴洛克藝術和羅珂珂藝術是法國宮廷文化頹廢、衰敗的表現。而希臘藝術既是對這種藝術的解毒劑（稍後，盧梭的「返回自然」走向原始，赫爾德的

高揚民間詩歌都是為了反對瀰漫在歐洲大陸的浮誇之風），又是德國中產階級道德效仿的楷模。儘管愛神厄洛斯（Eros）主宰着希臘的社會和藝術，但溫克爾曼眼中的古希臘道德仍然帶有斯多噶式的禁慾主義和清教徒的色彩。溫克爾曼之後，是萊辛更加強調了希臘人的自然性。他認為，古希臘人自由地、自然地表達他們的感情，即使他們最好戰的英雄也毫不猶豫地表露他們的痛苦。到了尼采，被忽略

溫克爾曼一生從未踏足希臘，但卻深得希臘精神真髓，這可從1764年發表的《古代藝術史》一書中得到證明。

從溫克爾曼開始，德國許多思想家都對古希臘生活有過心醉神迷的嚮往，因為這些思想家時常被缺乏德國民族文化而困擾，他們推崇希臘神話是他們探索建立德國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和壓制下去的非理性一面——酒神精神才被揭示出來。

溫克爾曼筆下的古希臘是一個人性得到完滿自足發展的審美烏托邦，這是德國文化整個十八世紀乃至現在的最本質的神話之一。從溫克爾曼開始，德國許多思想家都對古希臘生活有過心醉神迷的嚮往。希臘精神之所以在當時德國知識界引起了廣泛興趣，是因為這些思想家時常被缺乏德國民族文化而困擾，他們推崇希臘神話是他們探索建立德國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這甚至以各種形式影響至當代德國文化）。這樣，希臘藝術就不僅成了醫治現代社會的乏味平庸和抵禦法國文化氾濫的良藥，而且也為當時社會不公、政治獨裁以及所有限制個體人性充分發展的黑暗現實透出了一些許的亮色。溫克爾曼為當時德國壓抑得幾乎窒息的人們編織了一個美麗的神話，這一神話最吸引人的就是強調個體的自由（奴隸們的悲慘地位自然被忽視了）。在溫克爾曼以及以後的萊辛、赫爾德、席勒等許多人看來，這是一個安詳、完美、個體自由與幸福的世界：這是一個美、陽光、形式與秩序的世界：這是一個陽光普照在奧林匹亞神殿上，人類生活於永恒春天的世界：這是一個人與自然溶為一體、「樸素」、健康的生活世界……。

溫克爾曼在《古代藝術史》中指出：「從希臘的國家體制和管理這個意義上說，藝術之所以優越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自由。在希臘的所有時代，甚至在國王像家長式地管理人民的時代，自由也不缺乏。」^⑦浪漫派詩哲一定是被這種理想迷住了，不然，為甚麼他們對這個逝去的詩意世界的呼喚和嚮往如此深情，如此虔敬？這在諾瓦利斯是尋找夢中的「藍花」；在

荷爾德林是踏遍異國大地的「還鄉」；施萊格爾兄弟則干脆把他們的重要雜誌命名為《雅典娜神殿》。這裏，已不是溫克爾曼那裏的政治解放的呼聲和夢想，而是人性如何完滿自足發展成了浪漫派詩人反覆吟咏的主題。這也成了德國思想文化的最顯著標誌之一。

溫克爾曼的影響在當時是多方面的。他的禁慾主義的道德觀迎合了剛剛興起的德國中產階級的趣味；他的人道主義精神與啟蒙時代剛好合拍；他的條分縷析的精密體系閃爍着理性的光芒；他的熱情奔放的性格、飽蘸情感的文風又開啟了浪漫運動。但他最深遠的影響是作為一個文化批評者和教育者，正如歌德所說：「從他的書中我們學不到甚麼，但我們改變了自己。」^⑧

1993年4月改定

溫克爾曼最深遠的影響是作為一個文化批評者和教育者，正如歌德所說：「從他的書中我們學不到甚麼，但我們改變了自己。」

註釋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一，頁603。

② 《溫克爾曼選集》（德文版），頁406。

③ *Winckelmann Werke* (in einem Band) (Berlin and Weimar, 1982), pp. 55-61.

④⑦ 溫克爾曼：《論古代藝術》（中譯本），頁41；135。

⑤ Hugh Honour: *Neo-classicism* (Harmondsworth, 1981), p. 61.

⑥ 宗白華：《藝境》（北大出版社），頁70。

⑧ John Oxenford: *Conversation of Goethe with Eckermann and Goret* (London, 1850), p. 363.

張海平 1987年畢業於河北大學中文系，1992年獲北京大學哲學碩士學位。現任教於北京行政學院哲學室。